

2013年10月22日 星期二

责编 董黎 编辑 王一博 校对 禹华

影响

把老城当棋盘



宋致和1915年6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唐县宋高和村。1948年10月22日，郑州解放，组织上找宋致和谈话，让宋致和到郑州当市长，那年宋致和33岁。

宋致和在郑州当了8年市长。战后的郑州是一个烂摊子，宋致和在这里改造城市、治理风沙、发展工业，将解放初满目疮痍的郑州建成了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刚解放时，有一个说法叫“收拾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战争的硝烟将郑州这座城市破坏得满目疮痍，城市内外道路横七竖八坑坑洼洼。宋致和好下象棋，怎么看

郑州都像个棋盘，但是没有大路、直路，街不街巷不巷的，那就收拾一下棋盘吧，先改造长春路，在京汉铁路罢工工人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二七广场，将长春路改名二七路，这是1950年动工的，同年修整几条商业街，如大同路、德化街、正兴街、福寿街、一马路、二马路、东三马路等。这几条商业街，战前非常繁荣，是它们撑起郑州的百年商业。

治理风沙城

郑州风沙大，解放前有报纸就叫《风沙晚报》。街道上没树，很荒凉，没生气。风大的时候，漫天的黄沙刮得人睁不开眼。共产党接管了这座城市，那就应当给老百姓一个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宋致和当时提出个口号，叫种树治沙。1951年以政府名义下发文件，号召全民种树，人均两棵，保种保活。

要种什么树，心里没底，手里又没钱，只能选些便宜的树，比如刺槐、柳树、杨树。先在德化街、二七路、太康路等街道上栽种。树便宜，好活，可是树形、材质不好，宋致和就让副市长史隆甫琢磨一下，究竟应该种什么树。史隆甫原来是在法国学建筑的，有一次他在郑州市园艺场一带发现了几棵高大的法桐，突然就来了劲，兴奋地找宋致和汇报。法桐树形好、生长快、树荫也大，这种树春天发芽又早又快，几天就长起来了，而且秋天落叶也快，十来天工夫就落完了，便于清扫。于是宋致和拍板，在郑州种法桐树。

重点治沙也是在1951年春天开始的。治沙，先消灭城东南、东北方向的沙源。蒋介石扒开花园口之后，遗留下了5000多公顷沙荒、4000多个流动沙丘，冲击出的水潭就使66.67多公顷良田变成黄沙地。当时的柳林村、沙门村是郑州的风沙之源。三年的工夫，机关、学校、市民都是义务劳动治理了这片茫茫的沙城之地。

到了1953年，郑州市栽种的法桐已经形成规模。1954年，河南省省会从开封搬迁到了郑州。市里又配合这次搬迁，发出了通知，再次种树。第二年，市政府一下组织了一两万人种树，在很短的时间内种植法桐200多万棵。

1959年12月，全国绿化工作会议在无锡召开，郑州市被评为绿化先进单位，昔日的风沙城，变成了绿城。

建设工业城

郑州长时期以来是一个半农半商的县城，商业在战前繁荣过，工业不行。解放前除了豫丰纱厂，几家铁工厂，铁路机械厂，沾不上工业。共产党进城之后，要搞建设，重点抓工业。

1948年11月20日，宋致和与前市委书记赵武成（后来是天津市委书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争取外埠工业内迁。那时郑州解放不到一个月，人口不足10万人。搞工业要有人，内迁工业，引进人才，搞一次移民。

报告中提到了郑州内迁的六个重点工业。

第一是纺纱染织厂、发电厂（当时无锡新毅纱厂已迁来），第二是建筑公司（上海迁来一大建筑公司，即后来的省五建公司），第三是打蛋厂、造纸厂，第四是卷烟厂（当年年底上海华菲烟厂迁郑），第五是面粉厂，第六是火柴厂、榨油厂及其他。这期间，郑州市区扩大为11.5平方公里，周围达30—35平方公里，外地迁郑人口有三四万人，城市总人口接近16万人。

1953年，国家将郑州定为河南省唯一“重点建设城市”（1954年洛阳市入围），1954年省会由开封迁到郑州。郑州的大建设真正开始了，重、轻、化、纺一起上，国家投入巨大资金……仅这几个占地面积就是老城区的1.2倍，等于又建了一个郑州。郑州有了“纺织城”之称。

伴随省会迁郑，1956年至1959年这三年间，郑大、农学院、河医、郑州工学院、省中医院以及纺织学校、电力学校、商业专科学校、师范、幼师、机械制造学校、省市技工学校等近百所大中专院校由外地迁郑或在郑建成。

文化体育设施如省体育场、风雨球场、河南饭店、郑州饭店、百货大楼、河南人民剧院、省工人文化宫、中原电影院等相继建成。1954年，郑州开始有了公共汽车，同年建成棉园水厂。1959年，郑州城区面积已达50平方公里，人口50多万。

郑州这才像个城市，像个省会了，也才真正扮演了河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角色。



王辉：一位将军对郑州的贡献

本报记者 裴其娟

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他主持修建了二七塔、邙山提灌站、西流湖等，这些惠及后世的标志性建筑和设施，不少至今还在发挥着作用。

他就是当年知青最熟悉的将军，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主政郑州的王辉。

100天重建二七塔

1967年春天，按照中央的安排，王辉从援越抗前线回国，先后在湖南衡阳修整、在平顶山煤矿恢复生产秩序，之后，王辉被调任郑州警备区当副司令，没过多久，当上了郑州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

1971年，二七广场上原来的木塔被大雨冲塌。为了修复二七塔，王辉自己悄悄地设计了好多草图，但不够专业。后来有人提议请林乐义。林乐义毕业于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建筑系，担任过建设部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当时，他正在荥阳改造，王辉专门去把他请了回来，给了一间房子，让他设计图纸。后修改成在塔顶竖一根旗杆，顶上再安一个玻璃五角星。

1971年7月，二七塔开工建设，市第一建筑公司和第二建筑公司的200名建筑工人参与了施工。王辉给他们下了命令：“100天拿下工程，还要确保质量。”为了解决塔上琉璃瓦、塔钟、电梯这些“技术活儿”，王辉把郑州窑场、钟表厂、工程机械厂的负责人找来，让他们出主意。工程机械厂用土制电梯把上下的问题解决了，并派人到上海，学会了楼层停启控制技术。玻璃的五角星是郑州一个小玻璃瓶厂生产的，他们没有压机，是用手工把大玻璃瓶子锯开，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创办郊区知青农场

上世纪70年代初，郑州市3万名初中高中毕业生要下放，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下放到信阳、南阳、驻马店、周口，最多只有一半能返城。为了解决这些学生家长的后顾之忧，王辉提出在郑州郊区办10个知青农场，一个农场安排3000人，这3万人就能全部消化掉了。可是申报的时候，省里不同意，市里也有人反对。王辉说，这些孩子太小，郑州郊区有地，他们到了那里照样参加劳动，还可以带郊区农民学文化。另外，把每个学生补助的200块钱加起来，就能办工厂，这样市里的大厂需要工人，马上就能提供。

就这样，10个郊区农场办了起来。在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北京、上海、天津等一些大城市的学生都被送到了边疆组建建设兵团，中小城市的学生也在偏远的农村插队落户，但是郑州的数万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却在王辉兴办的郊区农场里安定下来，并且用他们自己的双手创办了玉雕厂、拖拉机配件厂、鞋厂、烧碱厂、玻璃厂等。

4天修好西流湖大坝

郑州解放初期，人口少，没什么工业，到了1971年，郑州人口增加到了80多万人，工业也在发展，但还没有水库，用的是从密县流下来的水，还有地下水。后来上游修建了小水库，把水拦了起来，这样郑州就缺水了，用水紧张的时候大概只够用一个星期的。

怎样解决用水问题？王辉带着郊区革委会主任、区委书记杜德新一起来考察。杜德新说郑州要解决用水问题，需要分两步走：一个是解决临时用水，从花园口抽水站，经过祭城；一个是建提灌站解决长期用水。

王辉采纳了这个提议。说干就干，沿途承包，军队出动，一个星期就把三个提灌站修了起来。都是一到两米高的大坝。其中，修西流湖大坝只用了4天时间，是调动郑州纺织系统10个厂数万人，昼夜不停修建的。就这样，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把吃水问题解决了，使水的流量达到每秒两立方，满足了工业和城市用水需求。

两年修建邙山提灌站

在邙山头上修建提灌站，也是王辉主持下完成的。工程预算1000万元，省里只拨200万元。王辉想到了“民办公助”的办法，动员老百姓修渠，每天补助5毛钱饭钱，最多时候一天上到8万人，三班倒，人不停工。用了两年零几个月，花了800万元，建成了邙山提灌站。为了节约，当时的水泵、电动机，都是派人去武汉、上海和沈阳学技术，回来自己研制成功的。铺设的铸铁管道，是水利部部长支援的。

在郑州的十余年间，王辉还主导修建了尖岗水库、在花园口搞出了水浇田，种出了郑州大米，发展了街道工业，甚至还动用了工程兵修建金水河。后因王辉被批斗，金水河没有彻底修好。



嵇文甫：学界巨子 教师楷模

本报记者 成燕 整理

1956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郑创办了第一所综合性大学——郑州大学。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为郑州发展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该校首任校长便是当代著名的教育家、史学家、哲学家——嵇文甫。

自古英雄出少年

据相关资料记载：1895年12月，嵇文甫（原名嵇明）出生于河南省汲县（今卫辉市）城关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他6岁时入私塾读书，天赋甚佳，记性极好，一篇文章常常只读一遍就能大段背诵下来。嵇文甫有一个习惯：平日读书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但到考试前别人开始“临阵磨枪”时，他却丢开书本大睡三日，而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1910年，嵇文甫入卫辉中学。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夜，革命思想在全国迅速传播。卫辉中学是革命思想在豫北传播的一个重要阵地，在这里，嵇文甫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最初沐浴。

1913年夏，嵇文甫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上学时，他在北京大学附近的简易饭棚吃最廉价的饭菜，仍然难以为继。不久，便被迫辍学回汲县了。

回到汲县，嵇文甫在小学教英文，还教国文、历史。这段教学生活对他日后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他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曾说：“当时天真纯朴的儿童曾引起我的热爱，从而，我对教书这一事，也就产生了浓厚兴趣，这对于我后来数十年一直从事教育事业是很有关系的。”

1915年，在积累微薄收入后，他又赴京考上了北京大学。他的同班同学虽仅有一二十人，但其中就有冯友兰、陈仲凡等著名人物。由于嵇文甫基础较好，学业优异，受到多位教授器重。1926年，他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后曾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河南大学等院校。

桃李芬芳满天下

新中国成立后，嵇文甫历任河南省副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校长等职务。

日前，记者在郑州大学档案馆查阅到1986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嵇文甫传略》一书。据该书记载：1956年9月，嵇文甫调任郑州大学首任任校长。那时，学校刚刚成立，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他积极聘请教师，深入课堂，参加教学研究，了解学生学习及思想情况，采取多种措施改善教学条件，使这所综合性大学渐入正轨。当时，很多课程找不到人来讲授，他就主动走上讲台为师生讲授《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课程，坚持在教学园地精心育苗。他讲课不用讲稿，经常娓娓道来。他常对人说，尽管准备的内容不充分，倘若照稿一念，就显得枯燥无味了。若是改用他自己的话来讲，那就使人听了亲切而又印象深刻。

他讲课不用罗列式讲法，总是喜欢用大量史实为例来讲解，围绕一个中心来分析综合，像银线串珠，融会贯通。遇到关键处，常常用一两句警句，点明要害，使人豁然开朗。

为使青年了解祖国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1958年，他还专门编写了《春秋战国思想史话》。春秋战国是我国思想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怎样用生动鲜活的现代语言把这些古老的思想表现出来？他经过一再斟酌，创新写法，提纲挈领地抓住主要论点，进行透彻深入讲解，使青年们看后对这个时代的重要思想和各学派主要内容了然于胸。

1960年至1963年，嵇文甫累计撰写了76篇论文。他对人说，决心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拟定的全部著书计划，但正在他朝这个目标全力奋进时，却不幸于1963年10月10日因突发脑溢血在郑州与世长辞。

嵇文甫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建设我国新史学的少数几位先驱者和奠基者之一，在中国哲学史及古代思想史研究中，尤其具有卓越贡献。他在教育战线更是精心育人，学风四海，被誉为“学界巨子、教师楷模”。

嵇文甫逝世后，唁电、唁函从全国各地纷纷传来。省委、省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数千人为他送行。在史无前例的动乱岁月里，已长眠地下的三年的嵇文甫竟受到污蔑和诋毁，他的坟墓被破坏平掉。一些著作和手稿也被查封甚至付之一炬。粉碎“四人帮”后，嵇文甫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的骨灰被重新安放到郑州烈士陵园，墓碑四周碧草遍地，松柏常青。

宋致和：郑州首任市长

本报记者 侯爱敏 整理